



呂氏春秋

第二十卷

恃君覽

凡八篇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呂覽目錄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卷二十

恃君覽

恃君

立意如疊嶂更呼應井然

知己不足以制萬物而反受制于萬物故先有其備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先歷言無君之
患以見君臣之
義不可不明下
詳言以發之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傲凱諸夫風餘靡之

此又說忠臣庶
士諫君死義俾
國家不致于亂
見得置天子官
長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而後強
不凌弱衆不暴
寡非如夷狄之
無君也

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燹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

以叙事代議論
語最蒼古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

結語有千鈞之
力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
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
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
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
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
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

先列其目而後
著其解跌宕之
勢憤激之詞令
人警省

議論愈工俱乎
閒字向中著意

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
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
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
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
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
協而擾。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

論正六

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章法句法字法
俱古

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
此母老矣幸善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

食之即戎夷意也
但知自利而不
知利人者卒受
自利之害

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
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
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
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
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
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
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

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
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
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
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
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
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言兩蛟必死也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
盛盈。蠶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晏子處崔氏之
變始不避兵鈞
而立公孫既援
大義而服崔杼
是能守義命而
不移于生死者

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綬而乘其僕將

又生出一段議
論

引夏后啟之言
見以義則義重
而生死輕以利
則生死重而義
輕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
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
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

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
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
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
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
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
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
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召類

結復歸重人若
用人上有關鎖

叙事核而有序
不詭不浮真先
秦文字之祖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

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句古微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為

釋折悠揚
風度宕逸

句法奇妙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隳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鱣佐焉。孔子爲客。

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節儉實所未聞

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自體之鬱類推物之鬱以波及于國之鬱而後乃歸結于決鬱塞本處

曰：虐曰謗便是書法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

障之二字見謗
不可監亦不能
監也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
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
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

此見古之人無
事不陳言。無言
不採用。無所鬱
塞也

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
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
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
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
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

窺破世情推見
至隱而詞更高
古警拔

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字法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額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

諷諫

直諫

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首提人主之行
係于民命下歷
叙行之能慎與
不慎之事一段
緊一段有步驟
有頓挫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讐
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
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
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
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
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

此見周文見與
之哲得民之心

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
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
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
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
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凡繇使燕卑已
以驕齊此即老
子將取先與之
術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

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收前意甚有闕
鎖其此之謂句
與唯有道句扣
揚褒貶得春秋
之旨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

強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強不足以成此

叠用三柱或順叙或倒叙聯絡不斷

自智輕人皆是
驕心所使人主
以理督責其臣
而臣能以善諫
致其君如春居
趙簡子流皆可
為世法也故詳
叙之

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
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
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
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

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
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
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
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
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
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
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徵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

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

審徵表未免于
億度何以謂之
先知

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邱成子吳起近之矣。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

侯何也重過為
深
郇成子因過衛
而知衛之亂正
所謂審微表者

向甚沉鬱清徹

之以壁。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郇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壁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郇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

吳起被讒而知
魏之削可謂先
見矣。曷不先見
而蚤番之使諛
言不入之為愈
乎

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玉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相馬相人徵事
徵國不在術而
在道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十一卷

開春論

凡六篇

開春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冒頭甚玄

遠漫物之相應
說來見說者與
所說之心相應
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開春論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春秋書雨不克
葬者三豈阻于
天時哉莫非愛
民之至意也

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惠施居魏有此
一事可取亦善
辨中来

王曰。善。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

春居惠施封人
子高三人皆能
以意移人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

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于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腹。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鮌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

以諷諫之中而
寓法語之言可
謂善說

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直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

良醫之治疾猶賢者之能治國設喻最有味

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

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

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

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

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

非說巫馬期之治單父不如子賤也。但謂任力不如任人之逸。結尾一句雖治猶未至抑揚而婉

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日。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詳論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趨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

簡喻深至

答問輕省不煩
情意自見

深語自妙

結尾數句力沉
味雋

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

此九三見而此
段更深粹微妙

德寡人光乎地。段于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
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于木
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于木之敬。吾
君好忠。段于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
司馬唐諫秦君曰。段于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
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
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
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
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
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
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

此言身所重天
下所輕也故當
重其身而不以
土地之故危生
養其身而不以
情欲之私輕生
此呂氏立論之

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
 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
 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
 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
 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
 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
 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
 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塵緣不斷

沉曠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教之務內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

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一你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

一段一收束針
線甚密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以寒欲温暑欲凉喻人情之所欲最明

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此見用者貴神不然則啟首設喻提起正意下援引詳微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涇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非之用智速而
仲之用智緩

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
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管子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伶悝之智甚捷
以還報所刺之
人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
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
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大正

大正

